

从苍山到上海世博会

蔬菜安全路线图

本报记者 龚海 张涛

535公里

有8万苍山人在上海从事蔬菜批发,上海最大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里,60%的经营者是苍山人,三分之二的菜来自苍山,此外还有十几万人的蔬菜运输大军,在上海流行着“一日不见鲁Q,吃菜都犯愁”的说法。

田理想已经被自己的三个蔬菜大棚裹住了脚。

一年前,21岁的田理想正坐在解放卡车上,身材单薄,除了满车蔬菜,他连驾照都没有,一路警觉地把车从苍山开往苏州。

早晨上班车流高峰期,田理想已进了城,街灯渐灭,行人渐多,两眼血红的他在卸完车后匆忙爬回驾驶室席和衣而睡。

一周两趟,熬完了冬天,田理想就愈发不想再干了。

相对于490公里之外的苏州,苍山人20多年来更习惯跑535公里,那里迎接他们的是有着近2000万人口的大上海。

上海,田理想没有去过,但他每天都能在镇上的菜市场里看到运菜去上海的鲁Q牌照车进进出出,它们活跃于上海的菜市场。

提起苍山与上海的渊源,苍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自豪地说出这样一段话:“有8万苍山人在上海从事蔬菜批发,上海最大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里,60%的经营者是苍山人,三分之二的菜来自苍山,此外还有十几万人的蔬菜运输大军,在上海流行着‘一日不见鲁Q,吃菜都犯愁’的说法。”

“北寿光,南苍山”,这种金庸武俠般的说法出自田理想的母亲王梅英之口,“我们县1983年就开始种大棚,寿光比我们晚了两年,他们还是从我们这儿学的。”

苍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证实说,1983年秋天,埠子村的退伍军

人李国从辽宁引进了温室大棚栽培技术,用190元的退伍金买来了塑料薄膜,建起了苍山第一座塑料大棚,试种了23亩黄瓜。两年后,寿光人前来学习,大棚种植才开始在寿光遍地开花。

被向城镇菜农称为“老青菜贩子”的赵启东颇有传奇色彩,在苍山,他第一个跑蔬菜运输,并跑出了名堂,是山东省政府命名的全省“菜篮子工程”蔬菜运销大户。据说,在江南一些城市的菜市场,赵启东的蔬菜运输团一天不来,市场上的蔬菜价格就会涨两毛,立竿见影。也正是他让许多苍山人看到贩运蔬菜有利可图,纷纷走上蔬菜运输之路。

1993年前后,大批苍山蔬菜运输团进军上海,苍山蔬菜的上海市场逐渐被打开。535公里的蔬菜运输路像一根大动脉,连接起苍山和上海,苍山蔬菜经过6小时的路程就被运到上海,端上上海人的饭桌。

无论如何,因为535公里外的上海有着巨大的刚性需求,整个苍山都被撬动起来,占农民收入60%的苍山

■田理想的黄瓜是给世博会种的,在租大棚签协议时就有一些“红线”不能碰。按照世博会的要求,所有专供蔬菜都要达到绿色A级的标准,在进入世博园区前还要经过层层检测。

■农药和化肥总是与大棚蔬菜纠缠在一起,利益和安全也似乎难以达到平衡。如何从技术层面来保障蔬菜安全,并且让这些技术尽快落实下去,“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或许不是不错的选择。



在租大棚签协议时就有一些“红线”不能碰。按照世博会的要求,所有专供蔬菜都要达到绿色A级的标准。

“这个标准比通行的无公害蔬菜的标准要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名誉所长何启伟在向记者解读世博菜标准时说,“世界通行的蔬菜标准是无公害蔬菜和有机蔬菜,国家对无公害食品的产品安全标准、环境安全标准,生产资料安全使用标准均设定了强制性的行业标准,A级绿色蔬菜对环境质量和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的要求要稍严于无公害蔬菜,不过有机蔬菜的标准还有差距。AA级绿色蔬菜才等同于有机蔬菜,而有机蔬菜则是完全不用或者基本不用人工合成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除草剂和牲畜饲料等各种添加剂种植出来的蔬菜,它的整个生产过程都需要得到有机认证。”

守着大棚为世博会供菜,田理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黄瓜,他那揶揄自己道:“黄瓜口味不错,做法还很多,可以炒,可以拌,可以拍,可以煮。”

他家棚里的黄瓜是荷兰品种,瓜秧已被他一根根地用绳子系着,等长到两米高,田理想就去放秧,让它继续长,最长能长到8米左右,产量巨大,控制好棚内的温度和湿度,隔段时间田理想就打次叶面肥,黄瓜在猛长,一晚上能冒出好几公分,当表皮呈现暗黑色时,就该采摘了。黄瓜随手摘下来塞到嘴里就可以吃,顶多擦擦零星沾上的灰土。

“做上海人真好,能吃到这么好的菜。”周末来苍山大棚采摘的游客对着鲜艳欲滴的蔬菜感慨万千。

有些菜农也会照顾一下自己的餐桌。金不采摘园的老板王德建说,虽然供应世博会的蔬菜已达到了绿色标准,但他还是特意为自己食用而留了一个番茄大棚,里面的番茄既不施化肥也不喷农药,菜叶枯黄打卷,熟透的番茄掉落满地。“随它去吧,自生自灭,实在吃不下了再摘下来卖。”王德建说。

王德建对自己食用的蔬菜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草木灰、枯树叶、碎木屑混成的营养土被他装进泡沫盒子里,再铺上一层特意收集来并经过发酵的鸽子粪,这用来种韭菜再好不过了。他说:“只有鸽子粪最干净,用它种出来的韭菜比市场上的有机韭菜还有机。”

打入世博会让苍山菜声名在外,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名誉所长何启伟不禁要追问,类似高标准的蔬菜何时能端上普通人的餐桌?徐之本也提到过一句:“苍山县供销社在临沂市的几个大型商场里开辟了专柜销售世博会专供菜,今后,苍山会推广更大面积的优质蔬菜种植,让更多人吃到优质蔬菜。”

不过研究蔬菜40多年的何启伟教授考虑了更多的现实条件,他曾数度向政府建议,山东发展有机蔬菜的比例不要超过8%,毕竟有机蔬菜虽然标准高,但种植后产量低,只可以用作高端消费,要满足普通群众的需求,数量首先要得到保证,



世博带来的追问

打入世博会让苍山菜声名在外,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名誉所长何启伟说,无公害蔬菜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4月19日,鲁南苏北最大的苍山县向城镇鲁南蔬菜批发市场,黄瓜1.3元一斤。

挑挑拣拣,30公分长的油皮黄瓜每一个都“顶花带刺”,田理想将它们整齐地码在一起,像用积木搭建着一座塔。

剩下的黄瓜品相稍差,七长八短,田理想的父亲捡起来抱在怀里,转身堆到小屋的架板上,随后传来叮叮当当的剁菜声。

田理想说:“大棚种菜,田理想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黄瓜,他那揶揄自己道:“黄瓜口味不错,做法还很多,可以炒,可以拌,可以拍,可以煮。”

他家棚里的黄瓜是荷兰品种,瓜秧已被他一根根地用绳子系着,等长到两米高,田理想就去放秧,让它继续长,最长能长到8米左右,产量巨大,控制好棚内的温度和湿度,隔段时间田理想就打次叶面肥,黄瓜在猛长,一晚上能冒出好几公分,当表皮呈现暗黑色时,就该采摘了。黄瓜随手摘下来塞到嘴里就可以吃,顶多擦擦零星沾上的灰土。

“做上海人真好,能吃到这么好的菜。”周末来苍山大棚采摘的游客对着鲜艳欲滴的蔬菜感慨万千。

有些菜农也会照顾一下自己的餐桌。金不采摘园的老板王德建说,虽然供应世博会的蔬菜已达到了绿色标准,但他还是特意为自己食用而留了一个番茄大棚,里面的番茄既不施化肥也不喷农药,菜叶枯黄打卷,熟透的番茄掉落满地。“随它去吧,自生自灭,实在吃不下了再摘下来卖。”王德建说。

王德建对自己食用的蔬菜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草木灰、枯树叶、碎木屑混成的营养土被他装进泡沫盒子里,再铺上一层特意收集来并经过发酵的鸽子粪,这用来种韭菜再好不过了。他说:“只有鸽子粪最干净,用它种出来的韭菜比市场上的有机韭菜还有机。”

打入世博会让苍山菜声名在外,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名誉所长何启伟不禁要追问,类似高标准的蔬菜何时能端上普通人的餐桌?徐之本也提到过一句:“苍山县供销社在临沂市的几个大型商场里开辟了专柜销售世博会专供菜,今后,苍山会推广更大面积的优质蔬菜种植,让更多人吃到优质蔬菜。”

不过研究蔬菜40多年的何启伟教授考虑了更多的现实条件,他曾数度向政府建议,山东发展有机蔬菜的比例不要超过8%,毕竟有机蔬菜虽然标准高,但种植后产量低,只可以用作高端消费,要满足普通群众的需求,数量首先要得到保证,

一轮恶性循环。”

利益和安全似乎一直难以达到平衡,“我们在引导菜农不去使用剧毒农药,少使用化肥,还还得看菜农自己,毕竟农药和化肥还是一个投入低且可以短时间控制病虫害和提高产量的好办法。”何启伟说。

不过现在的境况在好转,何启伟说,山东蔬菜大棚的氮肥使用量近几年已经比较平稳。

苍山县蔬菜发展局副局长付成高说:“以前菜农在种植过程中习惯使用化肥,也因此造成了土质变坏、土壤板结、肥力下降,蔬菜产量降低等后果,最终受损的还是菜农自己。现在菜农们逐渐认识到这些后果,在农业部门的引导下开始加大农家肥、有机肥料的用量,尽量少用化肥。”

据付成高介绍,目前菜农使用的有机肥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牛粪、鸡粪经过生物制剂发酵的农家肥,另一种是正规厂家的有机肥料,苍山县已经形成的30万亩保护地蔬菜中有60%以上使用有机肥料,剩下的也完全按照绿色蔬菜标准限制使用化肥。

何启伟一直在研究从技术层面来保障蔬菜安全,而且这些技术要具有可操作性,能让菜农尽快落实下去,根据他的研究,目前山东大棚的氮肥使用量再减少30%也能保证蔬菜不减产,而这需要改变以往的施肥方式,同时,为了克服蔬菜种植连茬障碍,他倡导用秸秆混合有机肥修复土壤的正常微生物群落,并提倡水旱轮作,这些技术在临沂等地已经得到了推广。

现实中,观念也正在慢慢更新。向城镇的菜农金宝芝并没有给世博会供菜,但她的大棚里已经好几年不再撒化肥了,一直在用有机肥,60米长的大棚,有机肥一年能用3000多斤,即便要使用农药,她也开始接受了用生物农药,无毒或者低毒。

金不采摘园的老板王德建并不认为多用农药会提高产量,这个学农学出身的大专生平时很关注农业信息,喷农药防虫增量在他看来是老观念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大棚里如果你只投入2万,种出来的菜可能会卖4万,但如果你投入4万块钱用以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产出则可能是7万,虽然投入产出比低了,但绝对收益在增加,挣到口袋里的钱还是多了。”

不过他补充说:“如果不用农药,就得去改进技术,引进品种,这无疑会增加成本,一般菜农可能不会去做。”一成不变的只有利益,“产业化或许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何启伟从市场开始考虑,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无疑与产业化不相称,合作化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按他的设想,蔬菜的产业化将是一种“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并加强蔬菜的品牌营销。

“我甚至想过应该成立专门的质保公司,只做病虫害防治,菜农自己做也得花钱,质保公司来做的话,既能对症下药,成本肯定还低,也更安全。”不过,何启伟承认,这个现在还很难实现。

谁来守住蔬菜安全的底线?

只要牵涉到蔬菜安全,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经历了多次大的蔬菜安全事件,人们开始谈农药而色变,有些有条件的单位或个人甚至在近郊自建菜园予以保证自己的饭菜安全,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提到蔬菜安全心里还是直打鼓。

使用农药已经是菜农公开的秘密,这本无可厚非,毕竟农药对农业生产还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合理的使用农药既可以防治病虫害,又可以提高产量,对于有些菜农来说,如果不打农药,他们的大棚里可能什么也长不出来。

有菜农以豇豆为例,与其它蔬菜相比,豇豆的虫害更为频繁,也特别严重,生长期间需要大量农药来防虫。为此,菜农们不得不一个礼拜就喷一次农药,很多菜农隔三天就要打一次农药,有时可能达不到农药安全间隔期,但菜农心里也有苦衷:“必须得保证产量啊。”而除了豇豆,芸豆、

黄瓜、茄子也是极易遭遇病虫害的蔬菜,菜农都需要用农药对其特别关照。

除了农药,菜农还会想别的办法来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使用各种激素类的添加剂已经见怪不怪,比如西红柿的收获期较短,为便于运输以及在上市时有一个好的品相,很多时候都要打催红剂。

菜农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打农药无非一个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增加收益,虽然蔬菜专家一再提倡要用低毒和无毒的生物性农药,用人工捕虫,但这种替代办法往往成本偏高,在现有这种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占主导的蔬菜产业体系里,菜农显然无法抵制价格低廉的高毒农药的诱惑。

对此,有人呼吁加强监管,确实应该如此,但还远远不够,要降低农药残留,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持,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产品流通市场的规范,认证识别体系的完善,产业化的推进等多管齐下,才能够取得成效。



谁来守住蔬菜安全的底线?

只要牵涉到蔬菜安全,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经历了多次大的蔬菜安全事件,人们开始谈农药而色变,有些有条件的单位或个人甚至在近郊自建菜园予以保证自己的饭菜安全,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提到蔬菜安全心里还是直打鼓。

使用农药已经是菜农公开的秘密,这本无可厚非,毕竟农药对农业生产还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合理的使用农药既可以防治病虫害,又可以提高产量,对于有些菜农来说,如果不打农药,他们的大棚里可能什么也长不出来。

有菜农以豇豆为例,与其它蔬菜相比,豇豆的虫害更为频繁,也特别严重,生长期间需要大量农药来防虫。为此,菜农们不得不一个礼拜就喷一次农药,很多菜农隔三天就要打一次农药,有时可能达不到农药安全间隔期,但菜农心里也有苦衷:“必须得保证产量啊。”而除了豇豆,芸豆、

黄瓜、茄子也是极易遭遇病虫害的蔬菜,菜农都需要用农药对其特别关照。

除了农药,菜农还会想别的办法来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使用各种激素类的添加剂已经见怪不怪,比如西红柿的收获期较短,为便于运输以及在上市时有一个好的品相,很多时候都要打催红剂。

菜农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打农药无非一个目的,就是节省成本,增加收益,虽然蔬菜专家一再提倡要用低毒和无毒的生物性农药,用人工捕虫,但这种替代办法往往成本偏高,在现有这种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占主导的蔬菜产业体系里,菜农显然无法抵制价格低廉的高毒农药的诱惑。

对此,有人呼吁加强监管,确实应该如此,但还远远不够,要降低农药残留,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持,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产品流通市场的规范,认证识别体系的完善,产业化的推进等多管齐下,才能够取得成效。



田理想在自家蔬菜大棚里劳动。 本报见习记者 展萍 摄

蔬菜围绕着上海来布局,每年有70%的蔬菜流入了上海市场。

苍山人的世博

世博会仅仅是个开始。根据苍山县推行的以新苍山优质蔬菜进上海、进超市、进世博会为主要内容的“三进”工程,蔬菜基地要推广3万亩,世博会只是让苍山蔬菜打响品牌,走上更大舞台的契机,“关键是在之后”。

苍山的蔬菜已经开始被运往世博会,4月21日的供应量达到了40吨,等到世博会正式开始,日供应量会超过百吨。

“上海世博会”,苍山的田间地头随处可以看到这几个字,只不过它后面还多了几个字:“专供蔬菜基地”。苍山之于上海世博,蔬菜先行。

初中读了不到一半就辍学的田理想对上海世博会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亲身经历的是,由于世博,家里有了3个新大棚可种。他还与县供销社签订了协议,大棚里种出的菜要供应给世博会,而这些菜一定要无公害。

“不能让世博会上的外国人吃了后拉肚子,倘若被发现在种植过程中违规用了农药,那是要受到处罚的。”田理想说。

田理想还清楚地记得,去年7月份,闲在家的他偶然从电视上获悉,县里为了给上海世博会供应蔬菜,专门划定了大棚种植基地,以招标的方式出让给菜农。嫌家里只有4个旧式蔬菜工棚,又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盖新棚,田理想二话不说,一出手就签下了6个大棚。

正是有田理想这样的菜农,蔬菜专供基地迅速落实了近2000亩的示范园,偌大一片荒地,推土机工作了好几天才将其平整,而签约的菜农们很快在这里扎下根来。

按照统一的规划,政府将基地划分成若干块大棚区,给每个大棚都免费盖好统一的平房,大棚则留给菜农自己投资搭建。

整个7月份,苍山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建大棚,田理想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把大棚再转给别人两个,剩下的4个赶着工期勉强搭好,并抢着时间种上了黄瓜。

田理想的黄瓜是给世博会种的,



田理想和母亲正在分拣黄瓜。 本报见习记者 展萍 摄



装满蔬菜的卡车正准备开往上海。 本报记者 张涛 摄

苍山县农展中心外景。

本报记者 张涛 摄